

网络时代，专业剧评人应该做什么

蒋晗玉

互联网时代媒介与网络平台使普通公众在文艺欣赏之后，皆可以借助网络对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与问题公开发表意见，人人成为评论者。戏剧受众自然也不例外，戏剧评论形成网络公众化戏剧批评、评论舆论场域已经成为现实。

在这个戏剧公共舆论场中，除了普通观众的发声与剧目创作单位组织的宣传、评论之外，专业的、独立的个体戏剧评论家的戏剧批评、学术评论，成为应该的、必然的关注焦点，也自然是网络时代戏剧批评的引导部分。网络时代的戏剧专业批评传播性、公共性、话题性、多元性和对话性更强，因而其社会效应和影响力远远大于传统戏剧批评。

专业戏剧批评者不同于一般观众，他们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应该是“经验丰富而且经过严格训练的观众”，应比普通观众掌握更多专业知识与专业信息，具有更强的辨析分析能力和信息解读能力，以及审美修养积淀。

专业剧评人应该是懂创作的，懂创作思维，懂创作者应有的积淀、应有的技术掌握度和是否具有创新意识表现等。专业剧评人应该通晓戏剧这一综合艺术的综合性各方面的“细枝末节”，包括技艺、技术、创作动机、创作心理、创作条件等。同时专业剧评人又能从戏剧整体观、系统论来看待综合整合后的呈现，提出意见批评。

网络时代专业剧评人要比传统专业评论家具有更强的媒介意识和媒介驾驭能力。网络时代专业戏剧批评者中自然会生成一些有一定声望者，他们成为一种网络意见引导者，对创作与艺术生产消费带来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针对网络戏剧批评的非戏剧本体的批评，主观化色彩浓厚的批评，缺乏文化内涵与思想深度的蜻蜓点水式的印象批评，无法企及戏剧艺术和灵魂高度隔靴搔痒式的批评，为博眼球、谋流量、“标题党”等刻意出言不逊、“离经叛道”的批评等，这些“引导者”的专业剧评人应加强自己的专业良知独特性与区分度，更注重对作品人文价值建构和艺术专业学术品格高标要求的倡导。

批评是有标准的，专业剧评更应该是以系统的学术理论标准作为评判价值尺度，具有明确的美学标准和审美价值考量的。所以网络时代的专业剧评人的评论不能仅仅是碎片化、浅尝辄止的点评化的作品。不能只是简单化的评价，而需要系统的、深入的、有开创与发现的阐释。专业剧评人应自觉树立理性批判意识，为网络公众化戏剧批评、评论舆论场沿着正确的路径，在健康的、生动活泼的发展道路上，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

专业剧评人应有对戏剧艺术长远健康发展起促进作用的认识。所以应秉持自觉的理性认知与思考，坚守审美与文化标准，客观公允地审视与考辨戏剧作品的审美价值。评论家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才能在分析作品时，对作品所描述的人物及其生活作出判断。他应当才思敏捷，热心钻研，擅长分析，善于识别每一项创作。

知无涯，创无限。每一个专业评论者都应该是一个自知者，自知才会去不断努力与加强建设自己，自知与外知才会懂得深浅，且评论态度与文风文笔才会是适度与恰当的。专业剧评人应该是个知时知世的人，应该是一个根据他的直接生活与间接生活，对人，对人性，对人的心灵渴求等是具有超越一般认识与感知的人。另外他对于观众心理学，观演关系与刺激、反应等，应有制作入般的领悟与辨识力。

专业剧评人应该坚守社会责任与良知，不受红包与人情的羁绊，不做商业广告的附庸。能够做到独立思考、深入批评、敢讲真话，以诤言和思辨启迪思想、激浊扬清，从多角度去剖析戏剧作品的艺术构成与思想趋向，对戏剧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与追问，避免人云亦云、模棱两可的状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言：“评论家必须是一个毫无偏见、公正不阿的人，才能取得人们对自己的信任，并无私地运用报刊文字赋予他的足以影响人们的巨大力量。为此目的，评论家需要有经验和坚毅的精神。”专业剧评人没有社会责任感，纠结于不得罪人，放任不恰当的创作与呈现现象，也就无疑是对自己的专业评论身份的消解，是一种“专业堕落”。

网络时代的专业剧评人的批评，不是板着脸孔的学究式评论。在感性体验中寻求通俗性表达，寻求更具亲和力与传播性的批评风格与姿态，增加戏剧批评与剧场实践的互动关系，激活语言的活泼与快感，富有宽容与理解的耐心，以及平民化的视角与感性的发挥等，这都是网络时代专业剧评人应有的传播意识、媒介意识与受众意识。

无可否认，评论界还是有油滑功利者，不学无术、经典作品研读少者，对历史、对人与生活认知浅薄，迟钝、懒惰、缺乏分析、钻研、识别能力的人在。有些这样的人甚至还在决定着创作、评判与评价，贻害之深之广自不待言。网络时代为戏剧专业批评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先进与开放的传播场域，专业剧评人把握好戏剧批评与公共互联平台的运用，发挥专业能力，加强自身建设，秉持自觉的正确的批评、评论意识，自然会为网络时代戏剧艺术的发展繁荣，正本清源作出应有的贡献。



《高原雪域唐古拉》，纸本设色。

他生命的风景在画里

谭谈

今晨一醒来，打开手机，送来一张难以置信的诘告：好友姜坤远行了。

这怎么可能？就在前几天，在李自健美术馆，参加柯桐枝画展时，我们还坐在一起，相互问候致意。他颇真诚地对我说，我经常看你写的小文章。我知道，我的这些玩着写、写着玩的小玩意，多是发在微信上的。这才几天呀！他不打招呼就走了。人的生命真是太脆弱了！

我和姜坤、郑小娟这对画家夫妇是老朋友。我们相识几十年了。大约在1979年或是1980年，我刚从煤矿调到《湖南日报》文艺部



姜坤。

不久，一天，姜坤喊我去看他画的一张画。他画的是一个煤矿工人。他想听听我这个煤矿工人对这张画的意见。他们当时住的房子很小，他作画的地方更窄。依稀记得那是一楼，屋里光线很暗。我认真地端详那张姜坤刚刚画就的画，记不起自己对他说了些什么了，但那情景却一直留在我的心头，一晃好几十年过去了。

1940年，姜坤出生于邵阳市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他从小热爱美术，还是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学习木刻。1957年，他创作的木刻作品《赶上他》，发表在《湖南文学》和《湖南日报》上。1963年，他从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我家门口的涟源四中任教。不久，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要创作大型壁画，他被省委宣传部抽调到壁画创作组，创作了壁画《南岳》《洞庭》。

1968年至1970年，他还被抽调参加湖南革命纪念馆历史画创作组，创作了《泥木工人罢工》《毛主席1927年回韶山》。1980年，他以出色的创作成绩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

在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陈列馆里，有一幅100平方米的巨型壁画《人神世界》。其气势之大、画面之精到，让参观者为之为一振！这，就出自姜坤之手。

艺术家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创造出自己特有的艺术语言、艺术风格。只有这样，才有了自己真正的艺术生命。而要达到那个高度，又要付出何等艰苦的努力啊！

1973年以来，他一直奔走在湘西和黔东南的苗乡山寨之间，细心地品读、体察那块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厚实的生活积累，使他的画笔语言有了大的变化和升华。在《湘黔行旅》一批画作中，木屋、人体、吊楼、栈桥，有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变化。跳出、超越了传统的乡土风情画的框框，呈现了人与自然融合的大美，表现了独特的人文审美精神。

那一次，他喊我去参加他的画展。我站在他用水墨建造的那一栋栋湘西山野间的吊脚楼前惊呆了。画上是山寨的冬景，那一栋栋吊脚楼屋顶上他用墨笔铺上的白茫茫的雪，竟如此逼真，仿佛还有丝丝寒意扑面而来。春天的山寨，笋在拔节，花在盛开。山溪里流水，似乎还能听到哗啦啦的声音。站在清溪边浣衣、洗头的山姑村妇，一个个婀娜多姿，风情万种。山、水、人、楼，一切都是鲜活鲜活的。

从1988年起，姜坤先后四次到长江源头考察。长江源头和长江两岸特有的风情，令他陶醉，也给予了他丰富的创作养料，创作了《长江溯源》系列作品。2019年10月，姜坤已是八十高龄，他第五次赴西藏采风、考察。高龄行走高原，这要多么大的勇气！有付出必有收获。这次进藏归来后，他的画作，达到了苍中见润、神秘博大的境界。从笔墨语言、空间结构和精神品格，都有了极大的升华。

大约在几个月前，我在老家的乡下，接到姜坤夫人、画家郑小娟发来的微信，说他们夫妇要在李自健美术馆联合办一个回顾展，展示两人几十年来走过的艺术道路。希望我能参加。我连忙从乡下赶回来，为这对高龄的画家朋友出色的艺术成就鼓掌喝彩。

我走入展厅，看到姜坤高龄骑马行走西域高原的巨幅留影，以及他此次采风创作的一张张大画，画面展示西藏高原的辽阔，那高天、厚土、旷野、雪峰；那牦牛、草地、清流……景物的生动、场面的气势，更是令我震撼。

站在他这次走高原创作出的反映西域风情的巨幅画前，想起他冒险行走万里长江，攀登西域雪山，这不能不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他在登高，在攀登，在冲刺！在向生命的高峰攀登！在向艺术的高峰冲刺！

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在这个画展上，我还看到了40多年前，他喊我去让我提意见的那张画煤矿工人的画……

那次夫妇联展，小娟的一批工笔画，其女性温柔、清丽、细腻的艺术风格，也让我获得了另一种艺术享受。

作品，是艺术家的生命。姜坤，82年的人生征途上，有65年在作画。65年的艺术创作中，《湘黔行旅》和《长江溯源》两个创作系列，是他两次创作追求中获得的两次艺术升华，是他艺术生命中的亮点。

“以人为本，以艺为本”，是姜坤的创作理念。他治学严谨，一生注重绘画理念的学习和研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创立了有自己个性的笔墨语言和风格。放而不空、细而不腻，追求整体的精到。这两大系列的创作的变革，并非只是对中国画形式和技法的探索，而是画家投入了生命的激情，使他的中国画“从传统走向了现代”，记录了一个画家对祖国、对家乡、对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无限热爱。

姜坤不仅一生重视艺术修养和积累，也注重自己的文学修养和积累。这是很多画家无法比拟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他在《芙蓉》杂志上发表过中篇小说。散文也写得非常漂亮。1988年，他游历我国名山大川后，出版了《名山画稿》一书。书中除收有他创作的100多幅精致的画作外，还收有50篇精美的散文。

他远行的信息是他的夫人、画家郑小娟发来的。我不信，即回复：实难置信。小娟才回我一条短信：脑溢血。刚画完一张五尺的大画，太兴奋了。

从小娟发来的短信来看，姜坤是在创作完一张使自己满意的作品后的兴奋心情中离开我们的。生命不息，创作不止，从这个角度讲，他是幸福的。

这一天，是2022年6月17日12时44分，画家的生命定格在82岁。

姜坤的生命风景，在他大气、独树一帜的画作里。他的生命在他的作品里永恒！

回忆胡宗健老师

魏剑美

一早醒来，看到留言：胡宗健老师驾鹤西游了。

我深感震惊，同时心头涌上无限的追悔：多少次想着去看望老人家，但一转眼好几年没有去过，如今再无机会听他老人家谈笑风生了。

印象中，胡老师总是一副身如山岳，声若洪钟的气派，从没想过他有一天也会衰老，也会孱弱，也会撒手而去。

在我就读零陵师专的那个年代，胡宗健老师算得上是个传奇。犹记得当时有“西山八怪”的说法。有“怪人”才有故事和传说，才有性情和趣味。

对于我们中文系学生来说，“胡宗健”三个字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不仅因为他声名卓著，也在于他常常语出惊人。

记得一次本地区的文学大赛颁奖会，作为评委代表发言的胡宗健老师劈头就是一句让人汗颜的定调：“坦率地说，这次大赛无论是从作品的数量，还是作品的质量来说，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

如此不顾场合、不讲情面的发言，对胡老师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也正因此，举办方也好，出席领导也罢，反倒不以为忤，而作为名人轶事传为佳话。

当然，享受如此“特权”，是基于江湖地位。胡老师的文学评论尤其是小说评论，至少在湖南省内说是首屈一指恐怕并不为过。是他最先在《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等顶级刊物发表关于韩少功等人的第一篇评论，享誉国内文坛的“文学湘军”几乎都借助过他犀利而

精准的评论而形成更大的影响力。胡老师不用曲笔，不阿谀逢迎，不政治挂帅，都是从文本自身出发，把作家、作品放在整个文学链条和时代浪潮之中，既有发自内心的肯定与推崇，也有毫不客气的否定与诘问。

当时零陵师专的文科在省内有两大“顶流”：一是古文字学的龙震球先生，一是文学评论方面的胡宗健先生。

据说当时长沙出土的简牍，内有从没面世过的文献，湖南省内仅有三个专家可以进行标点句读。一是湘潭大学的羊春秋先生，一是湖南师大的马积高先生，再就是零陵师专的龙震球先生。

当时的专科学校最高只能评副教授，所以龙震球先生一直是副教授。等我入校时，他已经退休多年，常在池塘边打鱼草，普通得和个农民没有什么区别。

而胡宗健老师正是当打之年，刚刚出版了他的得意之作《文坛湘军》。他的评论文章炙手可热，说他眉飞色舞，自顾自讲述小说中的场景，颇有点鲁迅在《三味书屋》中描写的寿镜吾先生进入忘我境界的意味。

身为学校“西山文学社”社长，我便虔诚邀请胡老师给社员们作文学讲座。古道热肠的胡老师一口答应，一场讲座下来，大伙都记住了胡老师绘声绘色描述文学作品中男女情爱的情景，这对当时的我们确实形成不小的观念冲击，要知道当时风气还较为保守，大学生党员谈恋爱还会被举报的呢。

后来我和同学夏昕对胡老师做过一次专访，谈当时文坛的“尴尬与失落”。文章发在《永州日报》上，但胡老师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我们表述上一些不准确、不严谨的地方。这对我后来从事新闻工作，确实起到了警醒和教育的作用。

胡老师还批评过一件事，就是当时的《湖南教育报》刊发了“西山文学社专辑”，其中的介绍语是我们几个负责人提供的，指导老师均按“官阶”排列，胡老师对这种势利之风颇不客气。

也正是受了胡老师的影响，我自己做老师后，对于学生毕业论文“致谢”部分的势利倾向也是毫不客气予以指出的。

本真为人，笑骂随心，不苟且，不附和，不违心，胡老师这种真人风范，透露出的人格力量确实让我敬佩。对他而言，写作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有感而发、发乎内心。

性格即命运，每一种自由的获取都需承受与此相对应的代价。有人特别喜欢胡老师，自然也就有人特别不喜欢。作为学校第一批正教授，胡老师于其他方面并无所得，甚至还算某些人心目中的“是非人物”。好在这倒也不影响胡老师的爽朗和豪情，他笑骂依旧，饮酒依旧，家中常有旧日门生前来推杯换盏，无所不谈。

于我个人，胡老师有批评，也有鞭策和期望。当时他热心推荐我的一组散文诗发表在《湖南文学》上，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对一个在校大学生来说，绝对是莫大的鼓舞。我也一鼓作气在《青年作家》《文学报》《小说月刊》《写作》《百花园》发表了一百余篇散文和小说。我2003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醉与醒的



胡宗健。

边缘》，胡老师非常高兴，不仅给予了热情洋溢的鼓励，还亲自撰写了评论文章发表在《三湘都市报》。他的文风一如既往，既有热情洋溢的褒扬，也有切中肯綮的指点。

眼界甚高的胡老师甚至以叶蔚林作为对我的一种期许，叶是在永州取得全国性巨大影响的名家。这让我深为惶然和羞愧：因为懒散，我一度有四五年都没写一篇文章。写作和出版可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唯其如此，或许才更值得坚守，更值得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先生既逝，悲思之余，惟愿常以先生之为人格风范、之殷殷期许自我鞭策：生而为文人，自当以文字为利器，自当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自我警示：“我唯一害怕的是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